紅樓夢影/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影

◀上一回

第十一回　靖邊疆榮公拜相　置別墅赦老隱居

下一回▶

話說探春向惜春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主意？」惜春說：「巧姪女兒既說不會作詩，也別難他。莫若把我們大嫂子和璉二嫂子添上。」香菱問：「他們二位會嗎？」惜春道：「原不會的，不過足數兒。就把他們抓的花名，教寶哥哥和蘭姪兒替作。你們眾位想使得使不得？」眾人說：「那也好，咱們也不用管誰找槍手，誰替作，只要足咱們的數兒。」邢岫煙笑道：「我們如何作的過翰林先生們？」湘雲冷笑道：「那位蘭太史的大作，沒多見過，若論寶老先生，是領過大教的。在這群芳社裡只怕又是倒數打頭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起來。寶釵笑道：「咬著個舌子，專愛克薄人！」探春說：「不好了，二嫂子急了，雲妹妹快賠不是罷！」湘雲走過來拉著寶釵的手說：「好姐姐，別生氣，寶哥哥的詩也好，文章也好，字也好。不但我說好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說好，不然怎麼點翰林呢。」招的眾人哄堂大笑。寶釵推著湘雲說：「討人嫌的，貧嘴！」忽聽窗外一人笑道：「什麼事？樂的這麼著！」眾人一看，見尤氏扶著個小丫頭進來。眾人起身讓坐，蔡如玉遞了一袋煙。巧姐問道：「大娘打那兒來？」尤氏說：「太太那邊。」巧姐問：「我媽媽呢？」尤氏說：「和太太說話呢。」又問眾人：「你們樂什麼呢？」李紈便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。尤氏問：「幾時起詩社？是淨作詩啊，還有酒吃沒有？」探春說：「我既邀請眾位，自然要備個東道的，起社的日子也得擇擇。」李紈道：「索性等環三妹妹住了對月回來，再定罷。」

正議論起詩社，見小丫頭說：「太太請姑奶奶、奶奶們瞧圖兒去呢。」探春問：「什麼圖兒？」丫頭說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尤氏道：「我才來的時候，遇見璉二爺、寶二爺、環三爺、蓉哥、蘭哥都在槐樹底下站著。璉兄弟手裡拿著個白摺子似的。想來就是那個了。」說著都到上房，見王夫人正和他兄弟、叔姪們說話。見他姊妹們進來都問了好，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看看這個！」賈璉說：「四妹妹是講究畫的，再替佈置佈置。」王夫人叫玉釧兒把那紙鋪在八仙桌上，姊妹們圍著細看。

探春問王夫人：「這是作什麼的？」王夫人說：「話多著呢，問你璉二哥哥罷。」賈璉說：「這是馮紫英說的那園子，如今大老爺留下了。教我瞧著收拾，我可懂得什麼呢？就托如意館的陳先生畫了這樣子，求妹妹們替我點綴點綴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先不管。好了，你去請功；不好了，你挨了罵抱怨我。」只見寶琴說：「雖是個圖兒，畫的頗有書卷氣，倒可以裱了掛掛。」湘雲說：「這河裡的水是從那裡流過來的？」李紈道：「真個怎麼尋不著來源呢？」寶釵細看了看，笑道：「這不是原來從稻田裡隱著極細的一股水？」湘雲說：「我說呢，只見去的閘口，不見有來源。你看這山上的敞廳正對前面的柳林，實在敞亮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只愛那菜圃裡的那幾間草房，活像咱們那《桃源圖》上的那樣兒。」

探春問：「多少錢買的？」賈璉說：「三千五百銀。」又向李綺道：「聽見馮紫英說，甄老伯問過這園子，妹妹自然知道。」李綺說：「聽見說來，後來不知為什麼沒買成功。」尤氏說：「別是有什麼原故罷？」賈蓉笑道：「什麼原故，就為那裡管家們要使的多，所以才散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三姑娘回家，這個話可別說呀！」李綺笑著答應了。李紈問：「這園子在什麼地方？」寶玉說：「在西城外偏南，地名叫萬柳莊。離城十八里，原是前朝駙馬的園子，盡後頭就是那公主的妝樓。」又指著上面說：「這個屋子最有趣，看著是兩間，卻是三間。可惜不能畫出屋裡的樣兒來。這裡頭套著是一間，過去是四間，就是這臨水的成個葫蘆式，那門上嵌著塊石匾，是『自然』二字。」香菱說：「這不是兩間嗎？」寶玉說：「見方的四間，當日的工程實在好的很，看不出是怎麼蓋的。正中間是個漢白玉連座子的大盆，刻著極細的花卉，裡頭刻的是『洗頭盆』三個篆字。老爺說，彷彿漢唐的東西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公主的園子才這麼幾間房子！」賈璉說：「當初原多，都坍塌了。何太監置過來就是這些。如今圍牆外頭還有好些房子跡址呢。」賈蘭說：「明兒把擲著的那些石頭都搬進去，夠堆一大塊山子的。」寶玉說：「大老爺說，要求東平郡王寫匾呢。」湘雲問：「你們都看過了？」寶玉說：「去過兩遍了。」賈璉笑說道：「等收拾得好了，還要請妹妹們呢。」大家正然說笑忽聽東南隱隱雷聲。王夫人向賈璉等說：「你們去罷。」賈璉、寶玉等答應退出。尤氏說：「看下

起來，我要和太太、姑奶奶們告假了。」探春說：「你忙什麼？」尤氏說：「媳婦就是這幾天的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叫人看車罷，你趁著沒下，就過去罷。」尤氏答應，又向眾人告辭。李紈、寶釵、平兒、蔡如玉送了回來，香菱向寶琴、岫煙說道：「你們二位還住幾天？我要回去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你可忙什麼呢？」香菱笑道：「來了一天了，家裡就剩我們老太太和妞兒了。」寶釵問道：「他們哥倆呢？」香菱說：「過了節就往通州接貨去了。」正說著，就翻雲掣電下了一陣暴雨。平兒笑道：「這可是雨留人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既是家裡沒人，早些吃了飯走。這暴雨下的也不能長。」於是大家吃飯。此時雨已住了，東邊現出虹霓來，寶釵便叫人出去看車。

只見玉釧兒拿著個洋漆玲瓏小捧盒說：「大奶奶把這個給姨太太帶了去。」王夫人問：「什麼？」玉釧說：「茉莉花！」王夫人說：「姨太太家還短這個？」玉釧說：「聽見說那裡的開過了，咱們的也開過了，這是外頭交進來的五千朵，給太太留了二千朵。」王夫人說：「索性都拿去吧。等姨太太薰得了茶葉咱們尋著喝，豈不省了咱們的茶葉了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李紈說：「你把那幾朵梔子和那幾枝珠蘭都剪下來罷，再拿個小盒子來一並帶去。」一時盒子裝好，香菱辭了眾人，探春向香菱說道：「下月初二日頭一社，不許少一個人。如有推故不到的，罰他一個人作十二首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我是必來的。」眾人送了回來，見過王夫人。探春向寶釵道：「我到你們家去。」又對湘雲等說：「咱們找二哥哥去。」如玉聽見這話，不便同去，便站住看著他們過了穿堂，自己回房去了不提。

且說探春眾人走到東跨所的角門，寶釵見探春竟往大觀園去。寶釵說：「你不是到我那邊去嗎？」探春說：「這早晚兒作什麼去？我那麼說，為的是他就不好同來了。」李紈問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探春說：「我沒那麼大造化，他哄的我實在難受，莫若咱們走開，讓他一個人哄太太罷。」寶釵說：「你別說，太太真喜歡，總說他和太太親熱。」李紈說：「這麼著才好，省的老人家悶的慌。」一路說說笑笑，早進了園門。遠遠望見沁芳閘邊一群人，不知在那裡作什麼。湘雲說：「咱們去看看是誰？」於是大家走來一看，見是寶玉、賈蘭帶著焙茗、鋤藥、掃紅，還有跟賈蘭的歪毛兒、鹿頂兒在那裡下了閘板，截住水，弄了些水老鼠在那裡放。見他姐妹們來了，眾小廝垂手侍立。寶玉說：「快來看罷。」探春說：「我們不如站在橋上倒好看。」湘雲指著小小廝，問道：「這孩子是跟誰的？」賈蘭說：「跟我的。」湘雲又問：「你幾歲了？叫什麼名字？」小廝回道：「奴才十歲了，叫鹿頂兒。」岫煙、寶琴都笑道：「好新奇名字？」李紈笑著說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他媽就是蘭哥兒的嬤嬤。那年跟著蘭兒在園子裡玩，被鹿撞了一跤，回去就養了他，所以就叫鹿頂兒。」眾人聽了都笑起來。只見遠遠跑了兩個人

來，走近了見是賈環帶著常壽兒，提著一大筐水老鼠、水起花、水鴨子等類。賈環說：「姐姐們，瞧這水鴨子放起來最有趣兒。」湘雲問：「那裡買的這些？」賈環說：「不是買的，是常壽兒他丈人作的，年年家裡放的煙火，連送人的，都是他作。前日璉二哥哥教他作了好些，拿到新園子裡放去。」李紈說：「你們告訴他，作的時候小心些兒。」賈環說：「不怕，他在那邊花洞子裡頭他窖子裡作。」說罷，叔姪三人帶著人就放將起來。正看的高興，見水面上紫金蛇亂掣。寶釵抬頭一看，說：「不好了，西北上又上來了。」眾人一見，層層黑雲翻墨，湧了上來。此時天色已近黃昏，因王夫人說過天氣熱，晚上都不用上去，所以都各自回房。

正走著，迎頭見侍書、翠縷二人，拉著手兒說說笑笑走來。

翠縷說：「叫我們好找，想不到在這裡。」忽然一陣微風吹過幾點雨來，恰巧正走到蘅蕪院的門口。進了院門，只聞得一陣陣香氣，李綺問：「這是什麼花香？」寶釵說：「不是花香，這些草經了雨就是這樣香氣。」於是眾人走上臺階，都在抱廈底下坐了納涼。那雨已是下起來了，只見麝月打著傘，小丫頭提著個小包袱，一個玻璃小提燈。湘雲說：「包袱、雨傘都有了，還短你們奶奶的油靴。」麝月指著包袱說：「這不是。」眾人只當是玩話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寶釵的一雙舊鞋，眾人都笑起來。寶釵笑著罵麝月：「不是個人。」探春說：「必是襲姑娘的主意，怕你遭塌了鞋，又得他們做。」麝月說：「不是。」寶釵說：「我知道又是鶯兒獻慇懃，自己怕挨罵，支使了你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都沒猜著，是二爺著我來接奶奶，說地下泞的很，請奶奶早些過去罷。」眾姐妹一齊大笑，寶釵紅了臉，啐了麝月一口。探春說：「你們眾位也該散了，好讓我們關門聽雨。」李紈說：「索性傳園門上的老婆子們，用竹椅子送你們各歸洞府。」寶釵說：「櫳翠庵路遠，先把四妹妹送去。回來再送綺妹妹和你。我不用椅子，倒是步行妥當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怪不的，我哥哥知道你的脾氣，趕著就送了鞋來。」說著大家又笑起來。此時雨已住了，各自回房安寢。

次日早晨，都到王夫人處來請安，將吃了飯，見賈蘭拿著個貼兒進來說：「爺爺派了出差了。」王夫人眾人都吃了一驚，王夫人便問：「什麼差使？往那裡去？」賈蘭便將上諭遞與王夫人，見上面寫著：「諭旨。此案著派吏部尚書賈政、都統周瓊馳驛前往，務期弋獲，毋使一名漏網。隨帶司員著一並馳驛。欽此。」王夫人看完，遞與探春，又問：「到底是往那裡去，查辦什麼事情？」正問著，人說：「老爺回來了！」王夫人迎著就問：「派了什麼差了？」賈大人說：「昨日西北上來了個五百里的報，是拒捕奪犯，還傷了一員官，把縣城都圍了，看起來事情不小。才召見時，我也奏明和周某人是兒女

姻親。皇上說：『這也無所迴避，你們兩個人倒可以商量著辦。』又問：『幾時起身？』我奏的是初二日起身。又說：『五天的光景，來的及嗎？』我奏對的是這個事情要緊。上頭很喜歡，就把手上帶的扳指賞了。」

說著就摘下來與王夫人和眾人看。原來是羊脂玉的，鐫著：「得其環中」四個小小隸書。王夫人說：「難得這麼合適。」又問：「這來回得多少日子呢？」賈政道：「竟走路就得四個多月，還不知那裡的實事是怎麼樣呢？只怕到家總得年底罷。」又對探春說：「你公公派了差，你也得早些回去，雖然不是兵差，也是好幾個月的事情，不定還要打仗呢。」說完，自己出去點派幾位老練精明的司員；又教賈璉揀那靠的住的家人，派了幾個；又整頓弓矢、腰刀等類。這裡王夫人帶著周姨娘、玉釧打點行李、衣服。李紈派人伺候車馬，送探春回家。湘雲拉著探春悄悄說道：「這頭一社的日子就碰巧了。」探春說：「只好再說罷。」於是眾人送了探春。回來，王夫人說：「我昨日作了個夢，很怪。可可兒的今日就派了欽差。」眾人見王夫人滿面憂容，也不敢細問。

不知不覺到了六月初一，賈、週二位大人請下訓來，賈府的子姪都來送行。賈大人都囑咐了一番，又向寶玉道：「你們都不用遠送，就教璉哥送一站就是了。你和蘭兒在家好好用功，練練字，明年還考散館呢。」他叔姪二人垂手遵命。到了次日黎明，賈大人到祠堂拜辭了祖先，又到賈母遺念前行了禮，便上馬長行。寶玉等送到郊外方回。

這榮國府自賈大人起身之後，接連著探春小產，賈芝、賈芩出天花，李綺的婆婆甄太太去世，就把王夫人婆媳忙了個晝夜不歇。漸漸天又冷了，又惦著賈大人年老出徵，誰還起的上詩社來，所以竟把這件事也就擱下了。

忙忙亂亂，到了十一月二十四。賈、週二位欽差到京覆了命。天顏甚喜，下了一道褒獎的旨意說：難為這文武兩個老臣，辦理甚善。真是兵不血刃，並未耗費國帑。就各賜了御宴一桌，又各賞假一個月，在家休息。賈政對王夫人笑道：「若問心，真真對不住皇上。只好也得本著他們的奏折說幾句，不然又是事情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到底是怎麼件事？」賈政道：「原是拿了個偷馬賊解省，半路上出來幾個人，並未劫去。那知縣就出票拿賊，眾衙役奉了這個差，就到各鄉村搜尋。嚇的那些老婆孩子都奔了城來，知縣見人多，嚇的就把城門關了。不知怎麼，死了個外委，就報拒捕傷官。無非是小題大作，地方官想要邀恩的意思。不想就派了欽差，只好審明白了，把那糊塗知縣革了，拿了幾個賊就算完結了。真是天高皇帝遠！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為這麼件事，跑了這麼遠道兒，可見官事沒准兒了。」賈大人在家休息，就有親友來探望。到了假滿，出去請安。

此時已到年底，張羅過年的事。到了元旦，這日降下一道恩旨：

因辦理邊疆有功，吏部尚書賈政拜了東閣大學士，都統周瓊授了御前大將軍。這二位大人謝了恩。就有許多親友來賀喜，真是六親同運，錦上添花。那大老爺的園子業經收拾妥當，為的是今年好辦七十歲。不知怎樣慶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